

张永军 著

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小小说，通篇洋溢着浓浓的家园情以及跌宕起伏的石头奇缘故事。通化松花石作为小说的主要线索，成为雕琢人间真性情的永恒瑰宝。

大清国宝

松花石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张永军 著

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小小说，通篇洋溢着浓浓的家园情以及跌宕起伏的石头奇缘故事。通化松花石作为小说的主要线索，成为雕琢人间真性情的永恒瑰宝。

大清国宝

松花石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国宝松花砚/张永军著.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087-3565-8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990 号

书 名: 大清国宝松花砚

著 者: 张永军

责任编辑: 牟 洁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电话: 编辑部: (010) 6606302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销售部: (010) 66080300 **传真:** (010) 66051713

(010) 66051698 **传真:** (010) 66080880

(010) 66080360 (010) 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3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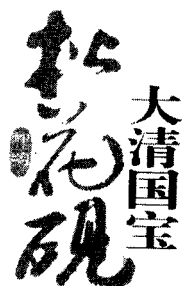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目录

- 第一章 雕艺居 / 1
- 第二章 松花石 / 13
- 第三章 褐色葫芦砚 / 26
- 第四章 遇袭 / 39
- 第五章 阿菊的眼睛 / 49
- 第六章 黑石同心砚 / 60
- 第七章 绿肤美人砚 / 72
- 第八章 验石 / 86
- 第九章 求砚 / 97
- 第十章 一个俏窑姐 / 111
- 第十一章 定计 / 127
- 第十二章 凤头形烟嘴 / 139
- 第十三章 和窑姐相亲 / 154
- 第十四章 七百块大洋 / 167
- 第十五章 再遇柳姑娘 / 179
- 第十六章 绿石小乌龟 / 191
- 第十七章 玉雕 / 203



第十八章	失砚 / 214
第十九章	赔偿的方式 / 225
第二十章	阿菊的诱惑 / 239
第二十一章	入狱 / 254
第二十二章	群牛斗虎砚 / 264
第二十三章	阿菊又一计 / 280
第二十四章	摊牌 / 292
尾声	砚无踪 / 304
后记	说几句闲话 / 306



第一章 雕艺居

第一章
雕艺居



1

通化县城里的齐老秀才是个有名的败家子，此人的祖父曾在大清朝咸丰皇帝身边当过侍卫。这位齐老秀才两大嗜好在通化县城里为人称道，一是此人好逛窑子，一夜不去必然心慌。二是此人喜欢日本的东西、货物，尤其喜好日本清酒。因此发生在此人身上的大小事情总会瞬间传开。而今天，刚刚过了辰时，初秋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阳光就很足。震阳街两边摆摊的小买卖人摆好摊子就聚在一起谈起了齐老秀才，因为齐老秀才家昨晚发生了盗窃案，据说丢了一件传家之宝……

那时陆文夫正站在这一堆小买卖人的旁边，虽然他听到了齐老秀才家的盗窃案，但并没去关心什么齐家的传家之宝。陆文夫一大早走上震阳街是奔四宝斋去的。而此时，他似乎被某个东西吸引住了。在这个卖磨刀石的小摊前他已经看了好一会了，也犹豫了好一会了，才提起长衫的下摆并掖进腰带里，蹲下来，低头仔细看垫在一只木箱一角的一块生满暗绿色石斑的石坯。他想伸手摸又忍住了，蹲着向摊前挪动了一步，伸手从一堆磨刀石里捡起一块6寸见方1寸余厚的淡紫色的石板，端详一番，就喊正在听其他人谈论齐老秀才家趣事的摊主：“喂！秃三哥，

这块石料我要了！你记好，回头给你送钱来。”

叫秃三的摊主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秃顶汉子，他掉头看一眼陆文夫，就咧嘴笑了，离开那圈人走过来说：“是陆先生啊，有日子没在这条街上见你了。这石头我送你了，不要钱。但有一个条件，嘿嘿……”

秃三不说话了，看着陆文夫搓着手嘿嘿笑。

陆文夫心里知道他的另一个打算有可能实施了，看着秃三说：“看你那样儿，趁火打劫是吧，要我雕个彩玉的烟嘴给你是吧？”

秃三笑着说：“陆先生雕的彩玉烟嘴可是一绝，我要有一个，直起身板往嘴上一叼，在这街面上晃，那就美了，能当传家宝用。我顶喜欢那种彩玉烟嘴了，老去四宝斋看那样的烟嘴。吉顺子见了我就嘲笑，我不理他，只管看我的。可我看着看着就总想，你陆先生雕的彩玉烟壶用的玉料和我的磨刀石的石料像是差不多同品的。我又想，我那些石料也可以雕成烟嘴和烟壶，是不是呢陆先生？”

陆文夫也笑了，说：“你有些眼力，也说得不错。你的石料可以雕烟壶。我就用你的石料给你雕只烟壶和烟嘴吧，那就看看你的石料吧。”

秃三高兴的脸都涨红了，急忙站起来，掉头把那只压着那块石坯的破木箱打开，叫陆文夫过来看。秃三说：“陆先生，你过来挑吧。你挑到看上眼的石料我还送你，送几块都行。真的。这箱石料和摊上的那些破石料不太一样，这些石料虽都是从磨石山整来的，但这箱里的石料可是仙人洞里的。那仙人洞埋在一丈多深的江水里，是我去年初冬赶着江水浅了，露出洞口时，大着胆子下到仙人洞里，在石壁上挖出来的，差点就被塌下来的碎石活埋了。”

陆文夫站起把褡裢放一边，过去蹲下，一块块地翻看木箱里的石料，却又忍不住伸手摸压在箱子角下的那块石坯，又像怕被秃三发觉他的真正目的，嘴里就说：“我知道磨石山的仙人洞，我也去过。只是那洞在佟佳江边的石崖下边，江水涨高时根本看不到洞口，更别说钻进洞去了。你这样的采石人是叫人敬佩的。不过我告诉你，磨石山从前不叫磨石山，叫砥石山，松花石就产在那里。而且仙人洞也不叫仙人洞，那洞不过是大清皇家的采石匠人开采松花石时挖出的坑洞。当地的居民不知道真相，还认为是给皇帝开采长生不老药，就传出了许多神话。到现在，大清皇家在砥石山停采松花石已有一百多年了，那个坑洞就被后人误传成了仙人洞。”

陆文夫说着叹口气，他已经确认了那块石坯不是块普通的石料，就去翻看木箱里的石料，嘴里又说：“你可能不知道，你整来卖的这些磨刀石就是松花石，它又叫松花玉。用松花玉磨刀，这多可惜。那座砥石山也就因为产出的松花石可以磨刀而在后来又被你们当地人叫成了磨石山。但你也说对了一点，我用来雕烟嘴的彩玉和你的磨刀石都是在这通化周边山里挖出来的石料，只不过品质不同，一种是玉、一种是似玉的石料。另外我雕刻烟壶的石料就是松花石，也就是你的磨刀石。只不过石料的品质不同而已。”

秃三果然不知道这些，他抬左手抓抓头皮，也在箱子一边蹲下来，看着陆文夫的侧脸，说：“陆先生，你说的是真的？这些各种各样乱七八糟颜色的磨刀石就是松花石，就是老辈人传说的早年往皇宫里进贡的那种可以配制长生不老药的玉石？”

陆文夫笑笑，说：“这种石料不是长生不老药，它叫玉却不是玉，而是石，叫松花石。松花石最好的用途是制砚，制作的砚就叫松花石砚，那种砚是皇家御砚，是大清皇帝御用的砚。当然，大清皇帝也用松花石砚赏赐功臣。而此砚不易得，在民间几乎没有流传，也少人知道。”

秃三这次似乎听懂了，却咧嘴笑了笑，说：“原来皇帝采这里的石料是制砚。我知道那玩意不就是磨墨写字用的砚台吗，用破盆破碗破盘子也能磨墨写字。那皇帝用这么好的石料制砚真是可惜了，也没什么用，真不如用来磨刀了。没准大清开国皇帝的八旗兵就是用它磨刀的。后来的皇帝不用它磨刀了，大清的兵才不像当初那么厉害了。我说陆先生，你不信可以试试，这石料磨出的刀飞快，削发如泥，剃我这样的秃头玩儿似的贼亮。再说回来，现在都是民国三年（1914年）了，大清朝那个小皇帝原本就是只小鸡鸡，现在更是只小鸡鸡。我看呢，你陆先生不如把这箱石料都收了，咱俩搭伙，我采石料你雕石质的烟嘴烟壶什么的，我摆摊卖给像我这身份的爷们和娘们。多卖多赚钱嘛。再有啊，你再在一块块的磨刀石上雕上花花草草的或者雕上大姑娘的小脸儿、小媳妇的大屁股什么的，咱这雕花磨刀石就值钱了。那他妈多好。你也知道，四宝斋卖你的彩玉烟嘴烟壶20块大洋一套呢。”

陆文夫却叹口气，说：“秃三哥，你真会想。你把李白的手当成斗鸡的爪子了，这挺逗的。”

秃三愣一下，问：“李白是哪个？也住这县城里？他也会用磨刀石

料雕刻彩玉烟嘴？我秃三在这县城里混时这地面还不是县城呢，叫头道江。我会不认识他李白？可我怎么没听人说过这个李白呢？”

陆文夫忍不住冲口就笑了，也不解释李白是谁是哪个朝代的大诗人。陆文夫站起身来，伸展一下腰身，说：“成了。这一块褐色的松花石是块中品的石料，给你雕个传家用的烟嘴和烟壶。你丢在这里垫箱子的烂石坯我也要了，这烂石坯样子古怪，我带回去看看可不可用，没准能雕只大石盘装菜用。成吧？”

秃三看看那块石坯皱皱眉头，说：“那也行。可你陆先生不要块好石料，要这块形不成形样不是样的破石坯雕成盘子用？真没见过这样的盘子，那多沉，也不好。可是陆先生，你那样就吃亏了。这块石坯是我小儿子在大安屯他舅舅家玩时，跑山石砬子的沟里胡乱找到的。那臭小子是个傻子，看这块石坯像片大荷叶才抱回来叫我摆摊上卖的，丢这里几个月也没人要，我想丢河沟里一直没得空。得了，你再挑一块看上眼的石料吧。这块石坯就搭给你当盘子用吧。知道吗？我秃三做买卖从不叫别人吃亏。”

陆文夫的目的达到了，脸上的神色却有点不自然了，像内心受到了秃三的谴责。陆文夫定定神，看着秃三已经把他事先找好的那块淡紫色松花石和制作烟嘴烟壶的褐色松花石塞进了他的褡裢里。又看着秃三搬开木箱，把那块石坯抱起来，就急忙伸手接过来，再看着笑呵呵的秃三，声音都有些变调，也有些嘶哑，说：“这样吧，秃三哥，这三块石料我都要了，你在我的褡裢里挑一只彩玉烟嘴和一只石雕烟壶吧。这样公平些，我也不叫你吃亏。”

秃三吃一惊，说：“真的？你说换一整套彩玉的？那可是20块大洋的物件了。陆先生我这耳朵没听错？”

陆文夫摇摇头，笑笑，说：“快拿吧，咱俩有缘啊，那是四宝斋方掌柜要的两套小玩意，我最近缺钱用，才多雕了一套。”

秃三笑着搓了搓手，从陆文夫的褡裢里掏出一只玉质烟嘴和一只石雕烟壶，说：“真是好东西，你陆先生雕的彩玉烟嘴，那是我做梦都梦不出来的好玩意。我谢你了陆先生，你以后用什么样的磨刀石尽管来找我。我管够。哦，对了，你刚刚说过了这种磨刀石就是松花石，也叫松花玉。那我以后就吆喝叫卖松花玉磨刀石，陆先生你说行吧？”

陆文夫皱皱眉头，说：“随你叫吧。”

2

秃三点头直笑，看着陆文夫抱着石坯脸色发白又不想放下，又不方便弯腰拎褡裢，就小心地把彩玉烟嘴烟壶揣怀里，拎起陆文夫的褡裢给陆文夫搭在肩上，笑呵呵地看着陆文夫像抱婴儿似的抱着那块石坯在人群里走远了，脸上依旧笑呵呵的。秃三此时想破脑袋也不可能想到，陆文夫抱走的石坯是个什么、将被陆文夫雕成个什么？而他秃三的命运和陆文夫的命运也就因那块石坯而即将改变……

陆文夫抱着石坯走得很小心，力求稳当，但速度却很快。看到四宝斋的门脸了，陆文夫吁了口气，快步走过去，侧身用肩膀顶开四宝斋的门，就说：“这是包子铺吗？我买包子，买人肉馅的包子。”

四宝斋里只有一个小伙计，小伙计16岁，长得细瘦，个头又小，但五官清秀，看上去却像13岁，他叫吉顺子。此时没客人，又是刚开门等客的时间，吉顺子正举把鸡毛掸子，一件件清理物件上的浮尘。吉顺子听到陆文夫的声音，就知道是陆文夫来了，于是扭头看陆文夫一眼，说：“这不是包子铺，你来错地方了。这里也不卖人肉包子，阎王爷家里卖人肉包子，你一时半会地还去不了，想吃又吃不着，那多急人，是吧，爱吃人肉包子的陆先生？”

陆文夫已经走进店里，说：“阎王爷家里的人肉包子没这里的好。这里卖的是黑心人肉包子，我就买黑心人的肉包的包子，那种包子只有你们这里有卖，是你家黑心掌柜每天吃的包子。可是奇怪，他身上的黑心肉总也割不完，那种包子也就吃不完。我就买那种包子吃，就一个就行。”

吉顺子手上清扫不停，说：“别逗了陆先生，每次都上你的当。我告诉你，掌柜的昨晚高兴了，咱家就在今早上吃了大肉包子，可不是黑心人肉包的大包子，是驴肉馅的包子，我吃了八个呢！掌柜的吃时说你今个可能会来，你真就来了，八成厨房里给你留了包子。”

陆文夫说：“我听说吃了黑心人的肉包的包子就不说人话了，原来



是真的。你小子就不说人话，人肉包子就是人肉包子说什么驴肉包子。这县城里哪有那么多用来吃的驴子？那么黑心掌柜呢？方成玉他在哪儿？”

吉顺子不回答了，因为不管怎么回答也是骂了掌柜的，这种当他上过几次了。所以吉顺子收起鸡毛掸子，看着陆文夫光笑不吱声。

陆文夫脚下不停，抱着石坯通过四宝斋的后门去了后院，在背西朝东的厢房门口停下脚，像往日来时那样看一眼厢房门廊上挂的“雕艺居”的牌子，忍不住又暗自笑笑，才说：“我闻到人肉包子味了，是黑心掌柜的肉包的包子，还有我吃的吗？”

这间厢房就叫雕艺居，是四宝斋掌柜的工作间，但雕艺居里没有声音，因为陆文夫的这句话还是不好回答。

陆文夫并不是要听到回答才进门，而是用肩膀顶开雕艺居的门就走了进去。雕艺居里摆设很简单，除了放石料的木架就是厚木制作的案几，只在朝南的那面墙边摆放了两只榆木椅子和一张楸木桌子，楸木桌子上放着青花瓷的茶具。

陆文夫直接走过去，把石坯轻轻放在桌子上，就不再胡说八道了，也不看坐在案几后面，执把刻刀正在刻制石印的方成玉。陆文夫的心思已经在石坯上了。陆文夫又把石坯托起来，看看底部，又放下，用手丈量了石坯的大小和厚度，就站远一步，看着石坯似在思索。

方成玉刻好了一方石印，放下刻刀，用朱砂印泥印在宣纸上印证了石印，端详着看看，觉得很满意，才放下石印，扭头看陆文夫。陆文夫聚精会神的样子吸引了方成玉，方成玉站起来走到陆文夫身边，也看那块石坯，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方成玉说：“一块普通顽石而已，你文夫兄何故故弄玄虚？”

陆文夫笑笑说：“你成玉兄的眼力识玉还算行，是个半吊子。但观石却不行。看，这块石料可不像看窑姐的胭脂脸儿，这也许是我一生难觅的宝贝石料。但我说的是也许，还当不得真，我也可能看走眼。”

方成玉还是不以为然，淡淡地一笑，说：“我就知道，你不花光大洋是不会来找我的。可这次你叫我等得久了一点吧？足足三个多月，你文夫兄足有三个多月没来了，我总想，上次给你的大洋给多了。文夫兄你别看那块破石料了，过来看看我的玩意有没有长进？”

陆文夫转过身，走到案几前面，把方成玉刚刚刻好的那方石印拿起

来看看，说：“可惜了这方上等的巴棱石，还是冰花石呢。不过你的技艺倒是有些长进。这阴文小篆下刀流畅些了。成玉兄，我还是那句话，你只能是个一流的石刻匠人，而且成不了二流石刻艺人。匠人和艺人是不同的。那是苦练不来的。”

方成玉说：“你能认我是一流匠人我就知足了。玩儿石头对我来说就是一爱好。但在这通化县城，我的石印可是一绝。当然那是在你文夫兄没来通化县城之前。现在你待在通化县城就是第一，我不认第二也没人敢认第二。我知足知乐透了。”

陆文夫说：“我才不管什么第一第二呢！在通化县城你还是第一，没人争你的通化县城的第一。我从老家热河跑到京城，又从京城跑到南方，又从南方回到京城，又从京城跑到这老关东的通化县城，一口气待了两年多，跑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今天我告诉你吧，我是为松花石而来的，也是松花石留住了我。我若早生两百年，那雕刻松花石砚的第一人只能是我。可惜松花石砚随着大清皇帝进入历史了，这松花石的产地居然用松花石当磨刀石。我每每想到这个就心痛。”

方成玉笑了笑，心想这陆文夫的疯态依旧，把什么磨刀石当成了传说中的松花石。他就抬手拉动墙壁上垂下的一根细麻绳，细麻绳的另一端通到厨房里。拉动细麻绳的这一头，厨房里另一头上拴的铜铃会响，这是告诉方家的小丫头上茶或叫来听吩咐。

陆文夫不再说松花石，把褡裢里的两只玉雕的烟嘴、两只石质的烟壶取出来，放到桌上，又把那块石坯放在褡裢里，说：“10 块大洋，我赶着回去。”

方成玉过去拿起一只石质烟壶看看，说：“还是彩玉的。你文夫兄每次送来的玩意是不是太少了？你这玩意值钱了，就不能多雕几个？是这种彩玉少货源吗？那么就用新疆和田玉、青海玉、西藏玉雕嘛。如果嫌外省玉成本高，也可以用辽宁岫岩玉、玛瑙玉、海城玉啊！你就在我的店里住着吧，别住李家那座破屋子了，你在我这里安心雕刻，包你吃穿花用还有余钱，那几种玉的货源我来找。这话上次我就想说了，行吧文夫老弟？”

陆文夫看着方成玉，脸上带着古怪意味的嘲笑，也不回答方成玉的提议，却说：“原来你成玉兄不知这种烟壶是什么雕的？亏你还是玩石的。这种烟壶就是用松花玉，也就是松花石雕的。烟嘴是用出产在这里

的长白玉雕的，我叫它彩玉。在你们这里，那秃三卖的磨刀石就是我千辛万苦来找的松花石。”

方成玉是知道这里出产长白玉的，彩玉烟嘴用的就是长白玉他没吃惊，却愣一下，他关注的是手里的烟壶，说：“这雕烟壶的玉料就是松花石？磨石山产的磨刀石就是松花石？这可能吗？”

陆文夫把目光从方成玉的脸上挪开，看着一个小丫头端盘包子叫门进来，就迎上去伸手接过那盘包子，找张宣纸包了那盘包子放褡裢里，说：“下次再教你松花石的来历和出处吧，用10个不知什么肉的包子想知道那么多可不行。不过你记得，这里的磨石山产的松花石就是制作松花石砚的石料。松花石砚发墨与端砚相同，而品质在歙砚之右。这是乾隆皇帝比较四大名砚之后对松花石砚的御口评价。只可惜松花石可制砚在现在就是个传说了，当年御用制砚匠人的后人里又有几人知道松花石砚的制作工艺呢？老兄，好在还有我这个陆氏传人，这就是我来寻觅松花石源的原因，我要完成我先祖的一个梦想，制一方其品质超越康熙皇帝御用的松花石砚。其他的事以后再想，所以我的那些小玩意能换口饭吃就行，不可能多多制作叫你大赚黑心钱。老兄就包涵吧。”

陆文夫背上褡裢，展开双臂抱了方成玉一抱，就出了雕艺居的门，进了四宝斋店里，并喊吉顺子拿钱。

吉顺子边取钱边问：“陆先生，这次是几块大洋？”

陆文夫说：“这次是10块，外加10个黑心人肉包子，包子我已经收起来了。带回去和二虎子慢慢吃，一天不用李嫂给送饭了。”

吉顺子取了10块大洋给了陆文夫，笑笑说：“陆先生，那驴肉包子个头大，你一天吃一个就行，吃两个就撑破肚子了，要是不小心拖着肚肠去见了阎王爷，阎王爷的人肉包子你吃进去什么样滚出来还是什么样，你就白吃了。”

陆文夫说：“那不能，我和你们不一样儿，吃黑心人肉包子撑不破肚皮。最多吃饱时揉搓肚皮说一句，这吉顺子真可惜，身上的肉包了包子还是酸的。”

吉顺子叫一声：“你陆先生的肉才是酸的，这回斗嘴我没输。”

陆文夫说：“吉顺子可教也。”

陆文夫拍了吉顺子的脑门一巴掌，就出了四宝斋的门，急匆匆赶回了坐落在李家街的住处……

3

方成玉在陆文夫走后，举起一只松花石烟壶凑到窗前光亮处仔细观看，烟壶石质是绿色的，其间夹杂着黄色的纹丝，石质良好，其雕功之妙自然无可挑剔。方成玉看了良久，叹了口气，嘟哝道：“这会是松花石？彩玉就是松花石，也是长白玉？”

方成玉嘴角咧出一丝笑纹，摇摇头，心想，传说中的松花石应该产在松花江流域的某座深山里，否则叫什么松花石。陆文夫是错把与松花石相似的磨刀石当成了松花石，这是个笑话。我给他指明这个错误吗？方成玉又摇摇头，认为他不可能说服一个迷恋松花石如命的人。

然而，在大约过了十天之后，四宝斋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改变了方成玉的错误认识。

那是秋雨过后的一天下午，方成玉和平日一样在午饭后小睡了一觉，睡醒了在天井里活动活动腰身，头脑清醒了，才去雕艺居赏玩几方新购进的田黄石料。而这个时间，吉顺子正在四宝斋接待那个客人。

四宝斋是做文房四宝、玉雕、石料等买卖的专号，平时光顾的客人一般都是有需要才来光顾购物的。这和开当铺的差不多，你不当东西，进当铺干吗呢？所以吉顺子这种伙计只守着店等客人自愿上门就行了，没客人来就在店里干待着。

这天就是那样，在中午过后，雨停之后，吉顺子在店里趴柜台上打起了哈欠，秋雨天气人容易困，何况整个上午一个客人也没来，吉顺子困了也正常。而事实上，从陆文夫来过之后的这几天，四宝斋里只来过一个客人，就是吉庆堂药店的掌柜，叫刘吉庆，人称刘老中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他家里前些日子也失了盗，丢了一部家传的中医典籍。刘老中医花了20块大洋买走了陆文夫雕刻的一套紫绿相间的松花石烟壶和一只淡绿色中漂浮白色云纹的玉雕烟嘴。当然，四宝斋还是把松花石烟壶像玉雕烟嘴一样，当成彩玉卖出去的，那刘老掌柜也是当彩玉买走的。吉顺子又介绍了一家专制烟袋锅的高手匠人帮忙刘老中医赶

制烟袋锅。因为玉雕的烟嘴要配装上上等的烟杆和烟锅才完整，才能使用……

吉顺子正迷迷糊糊地犯困，突然感觉店里轻手轻脚地进来一个人。吉顺子就打个激灵，眼睛看到那个人时头脑就清醒了。因为这个客人是吉顺子从没见过的人。吉顺子正想开口打招呼，又闭了嘴，因为这个客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阴森的气息。吉顺子就不敢轻易开口了，就睁大眼睛看着这个客人轻手轻脚地走过摆放文房四宝的货架，目光在几方“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上掠过，只在一方“辽砚”上停留一下，脚下却不停，转到摆放玉雕、石料的货架前，略微停留观看，然后转身向店门走去。

吉顺子不禁松了口气，心想这古怪客人要走了。可是这个客人突然站住了，扭过身重新站在玉雕的货架前，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货架下排角落里的一件松花石雕刻的首饰匣。吉顺子顺着客人的目光也看那件“松花石首饰匣”，吉顺子记得那件首饰匣是陆文夫在两年前头一次在四宝斋出现时带来的，一共有两件。当时方成玉掌柜只给了陆文夫两块大洋，是用食指和中指夹起两块大洋翻下手掌，跷起手指给陆文夫的。吉顺子现在还记得陆文夫当时看到两块大洋时的表情，当时陆文夫愣了一下，就低下头，摇摇脑袋叹息一声，又抬起头张开手掌看着那两块大洋从方成玉的手指间滑下来，落在他的手掌心里，他才说：“陆某谢谢黑心掌柜。”从那以后，陆文夫每次来四宝斋送东西都喊方成玉黑心掌柜。但那两件首饰匣直到三个月后才卖掉一件，另一件在两年后的今日今时正被这个客人盯着看。可见首饰匣远没有陆文夫后来雕刻的烟嘴烟壶好卖，价值也远远比不上烟嘴烟壶。因为在通化县城，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都喜好叼烟袋。烟袋的烟嘴多用青石、青玉刻制，制作烟袋锅的生意挺好。但那是普通人使用的烟袋。陆文夫后来雕刻的烟嘴烟壶却是与众不同的，是4寸长的雕花玉刻烟嘴，有龙嘴烟嘴、凤嘴烟嘴两种，就成了县城里有身份的人的喜爱之物。而且不易得到，因为陆文夫两三个月才送来两套。至于烟壶，那是装上黄烟摆在茶具旁边给客人备烟的摆设。

吉顺子看着那个客人不想离开，似在思索，就大起胆子问：“先生要看看吗？”

客人也不看吉顺子，轻轻点点头。

吉顺子就请客人在椅子上坐下，又给客人上了茶，才去取了首饰匣

放在桌上，然后垂手站在一旁，暗暗观察客人的反应。

这个客人的动作在吉顺子看来很奇怪，他反复地看了首饰匣之后，把首饰匣的雕花石盖拿下来，看首饰匣里面，首饰匣的内部匣壁很浅但也是雕花的。客人在匣内张嘴哈进一口气，举起看看匣里底部形成的水光，神色间轻松了些。

客人说：“匣高3寸，匣长6寸，匣深0.5寸，匣壁0.5寸。好雕功，哈气潮湿，石品不错。”

客人又把首饰匣的雕花石盖举在耳朵边上，弹指听声，说：“木声。是松花石，中品松花石。”

吉顺子看笑了，说：“先生错了，这可不是松花石。松花石产地可是松花江，到底真有还是没有又没人知道。这是玉，叫彩玉。你看啊，此匣通体淡紫，红红的血纹纵横其间，像紫色蝴蝶的翅膀。玉质细腻顺滑，不是玉就不对了。当然此玉的品质比不上和田玉，但彩玉就是这样，介乎石与玉之间……”

吉顺子看到客人皱了眉，就闭上了嘴。

客人并不同吉顺子争执，说：“那么这东西你卖多少大洋？”

吉顺子为人机灵，擅长察言观色，于是说：“先生给个价吧，咱们四宝斋虽在通化县城不算老字号，但也开了六年了。从不让客人吃亏，也不求大利，货来货去，只求个顺畅。先生出个价吧。”

客人说：“那么50块大洋可否？”

吉顺子心里吃一惊，但神色自若，说：“这个价啊，先生请用茶，我叫掌柜的出来拿个主意吧。”

客人点点头，并不用茶，站起来看别的石料。

吉顺子退后抬手拉动墙壁上垂下的一根细麻绳，这是叫方成玉来店里。麻绳的另一头在雕艺居里，拴有铜铃，铜铃一响，方成玉就知道了。

方成玉从雕艺居里出来，走进四宝斋，看到站在店里的这个客人也是一愣，这个客人身穿中式长衫，挽起一段雪白的衣袖，头上却戴着西洋的宽檐礼帽，脚下穿黑尖头白帮牛皮鞋，看上去不到26岁，白白的脸，眉清目秀的。方成玉又一下想起陆文夫，不禁想，这个人和陆文夫倒是一对周瑜诸葛亮，只不过陆文夫比此人多了三分山野气，此人比陆文夫多了三分书卷气。

吉顺子看到方成玉，就说：“掌柜的，这位客人出 50 块大洋购买这件‘彩玉首饰匣’，我拿不准，请掌柜的拿个主意。”

方成玉对客人抱抱拳，说：“先生是第一次光临敝斋吧？我叫方成玉，是四宝斋的掌柜，先生除了这件彩玉，还相中了什么呢？成玉愿为先生效劳。请先生落座。”

客人摘下礼帽向方成玉鞠躬行礼，坐下说：“方掌柜客气了，我只要这一件松花石的雕品，其他的物件不值一提。”

方成玉皱了眉头，说：“先生怎么把彩玉当成松花石呢？松花石可不值 50 块大洋啊，这件彩玉雕品敝斋 60 块大洋购进，先生出 80 块大洋可以拿走。”

客人点头表示 80 块大洋可以成交，却说：“我听你的伙计说四宝斋在此地开了六年了，想必方掌柜自然是懂石知玉之人，怎么把松花石当成彩玉呢？当然，松花石还有个俗称，叫松花玉。离此县城不远的东部山区里有座磨石山，那座山在佟佳江的北岸边，那就是松花石的产地。只可惜已经找不到上品的松花石了。如果掌柜的藏有上品松花石砚，我愿出数百块大洋相购。”

方成玉暗吃一惊，脑袋一转想到了陆文夫，暗想，这家伙把彩玉当成了松花石，我若叫陆文夫用彩玉制方彩玉砚，当松花石砚卖给他岂不甚好？但这家伙出手大方，是干什么的呢？

方成玉盘算着这个主意，说：“我看我和先生有缘，请先生到我雕艺居小坐，也好谈谈松花石砚的事。”

客人马上说：“请，有劳掌柜的。我正有此意。”

方成玉吩咐吉顺子把松花石首饰匣封好交给客人，客人付了 80 块大洋，抱了首饰匣，就随方成玉去了雕艺居。